

随着临时救助制度逐步完善,救助站的“寻亲”工作也在走向专业化和精细化

让受助者从这里回家

本报记者 曲欣悦

“公安系统专网现在已接入救助站,较之手持警用PDA(个人信息助理),专网能查询到的人口信息更丰富,准确率也更高。”11月6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救助管理站,西安市长安分局治安大队的驻站值班民警曹海告诉记者,自今年4月救助站设立警务工作站以来,已帮6位受助者找到家。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作为国家救助体系中的补充和托底链条,临时救助对民生保障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在临时救助中,“回家”是永恒的主题。对于受助者来说,救助站既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回家路上的“指南针”。“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我要怎么回家”……面对期盼回家的受助者,救助站也在思考着如何更快给出“最好”的答案。

打通失踪与救助“两个圈子”

“有时,家人多方寻找失踪的亲人,甚至报警也未果。而此时,失踪者也许正在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时锦告诉记者,此前由于失踪人口信息库和救助人员信息库分属公安和民政两个系统,信息无法及时互通,并不利于失踪人口及时找到亲人。

今年4月,西安市长安分局在西安市救助管理站设立陕西省首个借助手持警用PDA、警务通等高科技辅助设备救助的警务工作站。为了让受助者尽早回家,4名驻站民警24小时轮班,随时协助救助站进行人员身份信息核实。“以前我们核实信息得先去民政局开个介绍信,再跑到派出所查询,中间耽误不少时间。现在有民警在救助站协助核查工作,

我们站受助人员信息可以和公安失踪人口信息及时对接,少走不少弯路。”时锦说。

据了解,救助站受助人员信息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可清楚说出自己姓名、户籍地或身份证号,警务工作站民警可很快通过公安网查询出结果,帮受助人员找到亲人;另一类是受助人员有智力障碍,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或者本身不清楚自己个人信息,则需要通过人像识别系统进行扫描比对。

PDA是英文“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缩写,译为“个人信息助理”。手持警用PDA外观类似掌上电脑,搭载了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和公安系统强大的后台个人身份数据库。在警务工作站,记者看到,值班民警只需登陆手持警用PDA上的专用系统,对准受助者拍摄一张清晰的头像照。约10秒钟后,设备就会显示出数据库里与该照片相似人员信息,并按相似度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列。

今年4月11日,一位忘记个人信息的妇女就是通过人像识别对比被查明身份,证实是陕西岐山县某村走失多年的66岁妇女李某。此前家人一直在寻找她,接到消息不到一个小时,李某在西安的女儿就将她接回了家。

“闻间问切”寻找线索

“一些受助人员常年流浪在外,现在的体貌特征有时会与户籍图像差距很大。因此救助人员需要不断与之交谈、核实,才能找到线索。”张映涛在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安置科工作多年,收到的锦旗和感谢信很多,解决过的困难则更多。在他看来,从事这份工作,“耐心是第一位”。

据工作人员介绍,核实受助人员信息时,首先得仔细观察他们的面部特征、身材、衣着以及神智情况。其次是要听方言、辨口音,大致判断出受助人员来自的地区。“西安既是省会城市,又是全国交通枢纽,流动人口众多。

因此练就一副好耳力非常重要。”张映涛说。

除了会看会听,还要会交流。不少受助者语言表达能力有限,需要工作人员沟通多次,才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一两个有用的人名、地名。在安置科,电话总是打个不停。“电话打过去,别人一听我们问得很细,还担心是骗子,必须耐心解释。”张映涛说。

据统计,2014年至今,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共接待救助人员32502人,无法清楚表述身份信息,需多方落实的人员约占总人数20%。

“有时,受助者因个人原因故意隐瞒或谎报信息,也会给寻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张映涛告诉记者。

今年7月,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被送到救助站,但他始终拒绝与人沟通,提供的信息也前后矛盾。最后通过人像识别系统才确定男孩就是西安本地人。在进一步沟通中了解到,原来男孩是高考后和家人发生矛盾负气出走。救助站这才联系上已经心急如焚的男孩父母。

救助站的寻亲工作,不只是找,有时还要负责送到。按规定,查明身份受助人员如果有亲属就联系亲属安置;没有亲属或亲属无能力接领,则需联系其户籍所在地救助管理站。今年10月,救助站一位半身不遂的五十男子被确认家住商洛市丹凤县,但因为流浪在外多年,家中已无亲人。西安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便一路护送他至丹凤县救助站,让他在那里继续接受救助。

“救助并非一家之事”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救助管理机构1736个,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328.3万人次。临时救助已成为民生兜底的重要一环。

“救助工作并非民政部门一家之事,需要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和支

持。救助工作只会越来越走向精细化。”从事救助管理工作13年的时锦说。

“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只负责城六区的救助管理。其他区县救助站人员信息是否能融合进来?”曹照海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探索公安、民政信息系统融合,拓展受助人员信息扩散渠道。

为了让信息跑得更快,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去年起还与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媒体平台合作,对寻人或寻亲信息进行精准的定向地域推送,帮助管理站里被救助的疑似走失人员寻找家人。

每逢年关,无力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成为救助站主要救助对象,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对此,救助站与火车站进行合作,只要寻求帮助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住址信息得到确认,他们就可以在救助站领到一张三联单,到火车站特定窗口免费领取火车票。

“我们会尽力施以援手,但也希望公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理解。”时锦表示,目前部分公众对于临时救助的“自愿救助”原则还不甚了解,比如对职业乞丐或其他不愿接受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只得尽可能送去应急救助物品,并不能强制令其前往救助站。

专家表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迫切

需要建立健全物质资金帮扶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基本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补充、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模式。

目前,全国许多救助站都对未成年人采取了针对性救助手段。据西安市救助站未

本报记者 李国

重庆杨家坪动力100健身会所的数千名会员怎么也没想到,已开了三四年的健身房,半个月前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关门”,老板、工作人员不知所踪,会员被30元一位转给别家。11月17日,记者了解到重庆九龙坡区工商局已介入调查,并建议消费者通过法律维权。截至记者发稿前,动力100健身会所负责人仍未露面,原动力100会员有部分会员转移到奥美健身,其他不愿意转移的会员仍在向相关消费者协会、工商局等部门投诉,相关事宜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协调之中。

健身房突然“关门”

“今天下午才续的费,你们后天就不开了,为什么续费时不给我说一声?”10月30日傍晚,重庆杨家坪动力100健身会所内,20余名会员围着该会所办卡人员讨说法,“你们要关门也该提前通知,为什么到现在才说?我们刚缴的费用怎么解决?”

“会员卡还是能继续使用,只不过以后健身场地换到奥美了。”据动力100工作人员肖某说,他也是昨天才接到健身房关门通知。

“我们不同意你们这么不负责任的做法。”现场会员说,经营不下去,也不能让消费者来“背锅”,据在场会员介绍,动力100健身会所已在该处开了好几年,有两三千名会员,长期到该场活跃人数就有六七百人。很多会员都是新续费或开卡,有的甚至还没激活,个人所缴金额从800元到1万元不等。

就在当天下午,记者到该会所花800元办了一张健身年卡,办卡期间,工作人员肖某未进行任何提醒,反而以“如果办两张,可多赠送一个月”的优惠,诱导多办卡。

当记者质疑肖某为何明知会所要关门,反诱导消费者多办卡时,肖某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今天续费的、开卡的有六七十个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场会员直指工作人员“你们这是欺诈。”肖某说:“明天我们会出公告,奥美和我们老板全天都在,给大家解释,做好交接。”见状,会员们多次向肖某索要负责人联系方式,均未能如愿。

会员30元一位被“转卖”?

10月31日下午6点,记者再次来到该健身房,前台负责人已换成胸前写有奥美健身的主管胡某。一些不知情会员对“转会”事件表示怀疑。胡某让大家看贴在前台的公告。记者注意到,该公告显示:因市场和场地等因素,重庆动力100健身会所与奥美健身(杨家坪店)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自2017年11月1日起所有动力100有效期会员,健身统一转移致奥美健身(杨家坪店)继续享有健身资格,原会员卡项目及有效期不变,即日以后的服务由奥美健身负责。会员只需凭原

重庆一健身会所被疑「圈钱跑路」

卡?数千会员被三十元一个转卖?濒临关门仍鼓励办

会员卡前往即可。

记者环顾四周发现,现场没有任何动力100工作人员。“他们都走了,我们也不知道这边具体怎么回事,我是昨晚才接到通知要来处理这件事。”胡某说。

有会员提出,“愿意转移过去就过去,我们这些不愿意转的,你也该退钱给我们”。对此,胡某称,动力100转移会员时,奥美只收了每人30元服务费,要退只能退30元。

该说法得到一自称奥美健身老板王某证实,“我也是出于好心帮忙,按每个会员30元,接收了动力100会员。”对现场会员提出的后续服务保障等问题王某并未正面回答。“不管怎么样,动力100的负责人应该出面,把话说清楚,逃避不见是什么意思。”一些会员表示。

截至目前,部分动力100的会员已经向相关消费者协会、工商局、110等拨打了投诉和报警电话。动力100健身房老板至今仍未现身,维权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中。

青海再次调整医疗救助标准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11月8日,青海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有效衔接,进一步提高救助水平的通知。此次医疗救助政策调整,困难群众看病就医费用将明显降低。

据介绍,调整后青海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人口救助对象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起付线,

由原来3万元降至1万元,救助比例达60%。支出型贫困救助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起付线也由原来8万元降至5万元,救助比例达50%。救助封顶线均为10万元。

同时,青海调整医疗救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病种,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执行,从原来4种扩大到25种。

威海将实现32万农民市民化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夏丽萍)日前,山东省威海市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威海市将实现32万农业转移人口和19.2万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70%和68%左右。

《意见》要求,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健

全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将居住证作为居住、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证明。

《意见》还提出,将提高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个体工商户等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到2020年,将实施棚户区改造7.4万户,改善19.2万市民化人口住房条件。



上海:中小學生展示修身“金點子”

11月16日,宝山实验学校的学生在展示“金点子”——自制“闪记卡”。当日,“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上海少年“修身金点子”征集行动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进行成果展示。

建设中去。

埋头干活,默默奉献,陈奕喜的一举一动,村民们都看在眼里。大家尊称他为“喜哥”。每次升旗前一天,“喜哥”都会口头通知村民,大家相约出席,从不缺席。

凝心聚力过好日子

如今,厚禄西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已成村民习惯。

“每次升旗,乡亲们只要没出远门,都会到场。”陈奕喜说,到了节假日,许多在外务工人员也会赶回来参加,最多时有200多人参加。期间,陈奕喜结合升国旗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学习培训活动,告诉大家国旗的意义,讲解国家的惠民政策,“只有国家强盛,

建设中去。

只有40来户村民的小村庄,每逢周一或重大节日都会举行全村升旗仪式——

“齐心协力建设好家乡”

喜思绪回到一年多前:当国歌响起,国旗第一次在厚禄西村升起那一刻,他激动地哭了。

2016年,文昌市锦山镇政府将厚禄西村列为政府重点打造美丽乡村之一,乡亲们打心眼里高兴。

曾带头捐资筹款修建进村道路的村民陈川杰提议,在村里建造一个升旗台。“初衷是可以过年过节时举行升旗仪式,增强村民爱国主义情怀,村里人也能更团结,齐心协力建设好家乡。”陈川杰说。

提议一出,村民们双手赞成,主动捐款。大家一起出力干活,建起升旗台。陈奕喜本是一名建筑工,他发挥专长,带领村民干活,自己买来水泥、瓷砖、和泥、砌砖更是不落人后。竣工后,村委会给陈奕喜发放工作餐款,他刚领下这笔钱,转身就捐给村里基金会。他说,要把这笔钱投入到村里的

社会和谐稳定,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陈奕喜说。

慢慢地,“喜哥”和他的党员伙伴们也成了一面旗帜,村民以他们为榜样,大家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现在,村民们主动立下“门前三包”村规约,每月10日和20日,大家自发走出家门参加村义务劳动,打扫卫生,美化家园。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村里基金会累计收到捐款60多万元。据说,村里人还要把升国旗这一事项也写进村规约。

如今,这座美丽乡村硬件越来越完善,路通水绿花儿艳,路灯亮起来了,灯光排球路建起来了……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不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更是百姓心里最朴素的信仰。

本报通讯员 赵亮 董志振

前不久,电影《战狼Ⅱ》引得观者如潮,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现象级”影片,讲述中国军人在非洲某国战乱中撤侨的惊险故事。中铁七局三公司普通员工刘泽龙没想到,电影中相似情景发生在他的生活中。

11月10日14时,广州白云机场T1航站楼,刘泽龙搀扶着年迈的母亲目不转睛望向出口。他不时低声安慰憔悴的母亲。公司海外部部长曹伟强、副部长董俊和几位同事在一旁不时拿起电话协调。他们在等待一架波音777国际航班。这趟航班从遥远的非洲国家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起飞,经停埃塞俄比亚,历时24小时飞行将降落在此。航班上搭载着一位特殊的病人——刚刚从生死边缘被救回来的刘泽龙的父亲刘星,也是公司援非项目吊车司机。

过去18天里,刘泽龙母亲和中铁七局三公司国内同事们一同经历了煎熬,度日如年等待着这架航班的到来,刘泽龙深知,父亲从18天前在非洲罹患重病,到今天终于回到祖国接受更好的医疗。期间经历太多波折与艰难。国内国外的同事和同胞,像亲人一样,为挽救父亲的生命,克服重重困难,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现实版《战狼》。

突发心梗,紧急救治

故事还得从18天前说起:10月23日早上,中铁七局三公司非洲刚果(金)博马公路项目部。吊车司机刘星一起床就感觉一阵恶心,头晕目眩,伴随着心脏阵阵剧痛,越来越急。今年55岁的他平日身体挺好,来刚果

现实版《战狼》上演

(金)工作这两年,没生过什么病。海外恶劣多变的天气,疟疾没让他退缩,但今天的感觉非比寻常。他赶紧找到项目党支部书记郭平刚。郭平刚看到老刘状况,二话没说,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安排专车,将刘星送往中国政府第17批援刚医疗队,这是中国河北省卫计委2016年6月初派出的一支援刚医疗队。在条件艰苦的非洲,他们是中国海外建设者们的首选医疗单位。

“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医疗队医疗设备和药品不能满足诊疗,必须立即把病人送到首都金沙萨的大医院”。听到医生的诊断,郭平刚和项目员工尚新华、司机平志强立即一起把刘星抬上小轿车,让病人平躺在后座上。刘星一手捂着胸口,痛苦地呻吟着,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郭平刚一边安慰刘星,一边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520公里坎坷难行的路程,平志强只用了6个半小时。

刚果金中心医院急诊室里,医护人员忙作一团,抽血、化验、拍心电图、做CT……郭平刚在治疗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直到下午4点他们还没吃午饭。结果出来了,主治大夫MAFUTA:“病人患急性心肌梗塞,情况危急,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必须立即住院治疗。”郭平刚当即办理住院手续,并向中铁七局三公司主管海外业务副总经理李绍友汇报。李绍友在电话里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病人生命健康!找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我带来的人,要一个不少的带回国去!”重症监护室内,医生全力抢救刘星。医院走廊里站满了,疲惫至极的郭平刚却一夜无眠。经过全力抢救,第二天老刘病情暂时得到控制,郭平刚稍松了口气。

刘星患病消息传遍整个公司在刚果金施

工的所有营地,病情牵动着每位同事的心。总部驻地厨师马彦军一大早就给他炖了鱼汤,让司机送过来。

内外一心,万里救援

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项目部同事悉心照料下,刘星病情渐渐好转,各项指标趋于稳定。“老刘,你这次可吓死我们了!现在你最想做什么,我们帮你实现!”同事一边给老刘喂饭一边问。“我想回国,想回家!”刘星声音虚弱但十分坚定。听闻此言,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主治大夫MAFUTA。MAFUTA陷入人深思,要知道,这样的病人要搭乘20多小时长途飞行,还要经过几次上下飞机担架搬运,谈何容易。

最后,经过与医院反复沟通,医院表示可以转回国内治疗,但飞行过程必须有足够空间保证病人平躺,郭平刚犯了难,于是将老刘的意愿和现状向公司领导汇报。

“老郭,我现在请你调动一切资源,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完成老刘愿望。我们有强大的国家和公司全体家人做坚强后盾,尽管放手去做……”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詹浩伟第一时间回复。

“你尽快安排回国事宜。我已通知国内海外部部长,做好国内一切准备工作。我在家等着老刘。”公司总经理谢宝璜也明确表态。

得到公司领导支持,郭平刚立即着手回国事宜安排和筹划,他们分头行动,联系航空公司,办理回国签证和联系随行医护人员。

首先是回国航班,最终选择了少经停一次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郭平刚向航空公司说明病人特殊情况,希望航空公司能拆掉飞机后三排座椅,让病人及医疗器材平

背靠强大的祖国

经过24个小时飞越重洋的旅程,这家牵动国内无数人心跳的航班终于顺利在广州白云机场着陆。

14时40分,医护人员推着担架出现,亲人终得相见。重病在身的老刘紧握住亲人的手,泪流满面。

启程前夕,老刘回忆起生病以来这短短18天,从工地到医疗队,再到金沙萨,病床前的医护人员,忙来忙去的领导同事,大使馆、民航局,还有很多素未谋面的人,有黄皮肤的,也有黑皮肤的,都对自己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他说,作为一个普通海外建设者,能被这样重视,被如此关怀,正是为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视员工为亲人”的公司。

据悉,11月14日,刘星在家乡西安的医院进行第一次手术,效果良好。